準齋雜說
邇言
侯城雜誡
薛子道論（兩種）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準齋雜說

吳愚如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墨海金壺及珠叢別錄皆
收有此書墨海在先故據
以排印

四庫總目提要

準齋雜說二卷。宋吳如愚撰。如愚、字子發。錢塘人。少以父蔭補承信郎。監福州連江商稅。再調常熟。解職歸。嘉熙二年。以丞相喬行簡奏薦。改授承信郎。差充祕閣校勘。三疏辭免。特轉秉義郎。與祠。其仕履見於館閣續錄。及趙希弁讀書附志。而宋史不爲立傳。故行實不概見。今考徐元杰楳埜集、有所作如愚行狀。臚載事蹟極詳。大略言如愚孝友忠恕。安貧樂道。理明行修。凡所著述。於學問自得甚深。別有易詩書說大學中庸論孟及陰符經解諸種。並佚不傳。此書亦久無行世之本。獨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尚得四十餘篇。大抵皆研究理學之文。元杰又稱如愚早年留心清淨之教。凡三四年。既而幡然盡棄所學。刻意講道。是如愚學術。其初亦稍涉於禪悅。其解大學格物。以正爲訓。明王守仁傳習錄所謂格物如孟子格君心之格。其說實創於如愚。似欲毅然獨行一家之言者。然如愚平日嘗稱塞乎天地者皆實理。行乎萬世者皆實用。惟盡心知性。則實理融而實用貫。其用功致力。實以體用兼備爲主。而不墮於虛無。故其剖析義理。如天理人欲之辨。三畏四勿之論。無不發揮深至。於宋末諸儒中。所造較爲平實。元杰又言。永嘉陳昉、親炙不倦。得所著述。退輒錄之。刻爲一編。臨川羅愚、復刊於廣右漕臺。所傳益廣。蓋是編卽昉所輯。久經刊布。在當時甚重其書。今檢行狀載如愚別有踐形踐迹諸說。已不在永樂大典中。則所錄亦不免闕佚。然崖略具存。謹編次成帙。釐爲二卷。

猶可考見其概焉。

準齋雜說卷上

宋 晁如春撰

致知格物說

致知者。期造乎知之極地也。致知之方。不出於格物。欲明格物之旨。當明格字之訓。格爲至。書言歸格于藝祖之格是也。或以爲來。書言格爾衆庶之格是也。或以爲法。禮言言有物而行有格之格是也。或以爲感。書言格于皇天之格是也。或以爲鬬。史言手格猛獸之格是也。凡是數義。皆不可以訓此。惟孟子言大人格君心之非。以正爲訓。於義近之。卽所訓字。詳其句義。則可見矣。若曰致知在至物。物至而后知至。不可也。致知在來物。物來而后知至。亦不可也。以至曰法、曰感、曰鬬。逐句取義。皆不可也。惟有正字謂致知在正物。物正而后知至。其於句義誠通。所以孟子論大人之格君。終之以一正君而國定。是以正訓格也。然此不言正物而言格物者。蓋欲學者於物交物之際。用其力焉。故謂之格物。物格則正。不格則不正。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引之則大者不立。而小者奪之。此心無自而明。安能致其知乎。是知物交物而不爲所引者。是所謂格物者也。且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言之。目、物也。色亦物也。以目視色。物交物也。目不爲色所引。則物格矣。物格則所視者明。不惟目正而色亦正。耳、物也。聲亦物也。以耳聽聲。物交物也。耳不爲聲所引。則物格矣。物格則所聽者聰。不惟耳正而聲

亦正。此所以不言正物而言格物。格字所訓。至於晉時。其義尙明。如稱陸抗不以名位格物。猶有見於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之所謂物者。在我者也。在我者、不容不交於物。有則存焉。目之視色、耳之聽聲是也。使目而不視。耳而不聽。則目自目色自色。耳自耳。聲自聲。何格之有。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之所謂物者。在外者也。在外者不能不交於我。其交於我也。欲斯形焉。若以在外之物。皆爲私欲。一切絕去。不惟百物皆廢。而吾之一身。亦無所施其用。又何格之有。是知所謂格物之物。指兩物相交而言。惟其引之則蔽。所以貴乎格也。樂記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於此而不知格。則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天理滅矣。是焉得爲知乎。此致知所以在乎格物也。易之艮止也。彖明止義。有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知上下敵應不相與之爲止。則知物交物而不爲所引。其爲格物也明矣。蓋不爲物引則止。卽格物之義也。所以大學推明止義爲尤詳。夫子告顏子以克已之目。自非禮勿視至非禮勿動。是亦誨之以知止之方也。書言安汝止。欽厥止。無非格物之功用。然則欲致其知者。可不以格物爲先務乎。

窮理格物說

格物二字。先儒以窮理言。學者以窮理會。但知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而不知理若何而窮。物若何而格。知若何而可致哉。當知物物有理。是固然也。然格字本不訓窮。物字本不訓理。而先儒乃以窮理說格物者。豈非以理不窮則物不可格。必窮物之理而後可以知之。必知物之理而後可以格之與。蓋嘗卽大學之言而明之。窮理一說謂可以格物。於義固無礙也。謂卽爲格物。於義則不通焉。今觀大學之論格物。

必先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卽先窮理之旨也。不先窮理。則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莫知其所先後。何由近道。道旣不可近。安能格物哉。惟其先窮理而物斯可以格。故知所先後之知。當在格物之先。是知雖在格物之先。謂之知可也。謂爲知之至則未可也。欲其知之至。非致知不可。致知者。極其知之所至也。欲極其知之所至。舍格物何以哉。此所以曰致知在格物也。格字之義。周嘗以曰至曰來曰法曰感曰鬬詳明其訓。皆有不通。惟書言格其非心。以正爲訓。而孟子論大人格君心之非。亦以正訓格。故有取焉。然不言正物而言格物者。蓋物格則正。不格則不正。因取孟子所論耳目之官明之。謂物交物而不爲所引。是爲格物。其義非不昭然。而或者猶以窮理之說爲疑。今更卽孔子所以告顏子者明之。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雖克已之目也。然以耳目之於聲色論。則卽格物之方也。目交於色。惟禮是視。而非禮則勿視。耳交於聲。惟禮是聽。而非禮則勿聽。豈非格物之方乎。在已言之。則謂之克已。在物言之。則謂之格物。克已則物斯格矣。能格物則已斯克矣。顏子其殆庶幾者也。理旣內明。其於克已。禮與非禮。固不待窮理而知。若夫後世學者。將以格物理與非理。苟不以窮理爲先。則於物之本末。事之終始。何自知之。是必味大學知所先後之旨。先窮其理。孰爲非禮之不當視。不當聽者。窮理如是。而知之審矣。夫然後於物交物之際。用其力焉。禮所當視當聽者。則視之聽之。禮所不當視不當聽者。則勿視勿聽。以已言之。卽克義也。以物言之。卽格義也。格物如是。則目不爲色所引。而所視者無非正色。耳不爲聲所引。而所聽者無非正聲。自然非禮聲色。不入耳目。夫如是、則物格矣。物旣格、則先來窮理所謂知所先後之知。斯

爲至矣。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於斯著矣。苟其不然。雖知窮理於其先。既知禮之所當視當聽者矣。又知非禮之所不當視不當聽者矣。至於物交物之際。乃不能用其力。卒如孟子之言。爲物所引。遇非禮之色交於目。不能勿視。遇非禮之聲交於耳。不能勿聽。豈所謂格物者哉。格物之功既不加。耳目爲聲色所引。必不能正其視聽。欲其物格也難矣。物不格、則先來窮理所謂知所先後之知。又安能極其至也。知不至則意不誠。意不誠則心不正。心不正則身不修。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於斯亂矣。此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以爲大學之至要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窮理、所以知之也。格物、所以行之也。苟知於其始。而不能允蹈於終。以極其知之所至。豈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哉。其於大學之道。欲其有所得也難矣。昨於格物之義。解之不爲不詳。學者猶不明窮理之義。茲故復爲之說。而撫前賢之所以論格物者終之。漢末和洽有言。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晉書之稱陸抗。謂不以名位格物。本朝曾南豐之論房杜。謂不以己長格物。明道先生答或人御史之問。謂正己以格物。詳其辭意。皆不以窮理爲訓。卽此五說參之。則知窮理之說。乃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之旨。但可以明格物之因。不可以訓格物之義。若以窮理訓格物。謂格物卽窮理。則於義誠有未盡。此學者所以不能無疑也與。

退而省其私說

子與回言。謂其終日不違如愚。所謂不違者。非謂不違夫子之言也。謂回之侍夫子。其心終日不違於仁

爾。惟其不違於仁。所以如愚而實非愚也。退而省其私。私者、非謂燕居也。若以燕居言。何省之云乎。蓋衆人所共者爲公。一人所獨者爲私。顏子之工夫。心齋也。衆人所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見者也。是之所謂私。夫子因其退也。省其謹獨工夫。知其有所開明。故曰亦足以發。既足以發。則回之不愚、可知矣。

仁者壽說

聖人之論仁者壽。必先以樂山與靜言者、何哉。蓋體性不動。生物無窮。惟山爲然。仁者安仁者也。故首以樂山言。次之以靜。終之以壽也。惟其仁者壽。所以詩人之論壽。必以南山喻。四方皆山也。何獨取乎南。當知南山乃二氣厚盛之地。松柏之所由茂者也。卽南山之喻而推之。則知仁者之壽也固宜。或者徒見乎顏跖之仁否不同。而其數乃大相反。遂於仁者壽之一言。不能無疑。殊不知壽之在人。其名雖一。而人之言壽。主義或殊。書言五福一曰壽。是之所謂壽者。主於人命言也。詩言樂只君子。萬壽無疆。是之所謂壽者。主於君德言也。中庸言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是之所謂壽者。主於子孫言也。無非言壽也。而義之不同如此。然則聖人以仁而論壽。果何所主而言哉。堯仁如天。而萬世如見。性仁故也。當知聖人所謂仁者壽。主性而言耳。大哉乾元。天之仁也。天惟有是仁。所以健而不息。至哉坤元。地之仁也。地惟有是仁。所以德合無疆。天地悠久。而人與之竝立而爲三才者。天地之性。人爲貴也。人人有是性。有是仁。而不知在己有天性之壽者。昧乎人生而靜之理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惟仁者能安之。揚子雲論人之壽。有所謂物以其性。人以其仁。其言蓋有見於此。彼莊子之論長生。有取於無搖爾精。無勞爾形。是亦知以

靜爲壽也。然其立言之義。主於身而不主於性。若近於修養引年之說。又豈若聖人之論壽。一本於成性存存者乎。是理也。文中子亦知之。其論仁者壽。一言以蔽之曰。其忘我之所爲乎。忘我之所爲。則性安於靜矣。人惟安於性之靜而不爲物所遷。則知在我有生生不窮之理。未嘗與天地不相似也。斯其所以爲仁者之壽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說

夫子嘗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四時之行。天也。而夫子獨取歲寒。言百物之生。天也。而夫子獨取松柏。何與。當知歲寒者、冬之將終。春之將始。乃艮之所以成終成始者也。松柏者、千歲之姿。百木之長。乃艮之所謂爲堅多節者也。以艮之時言之。朔風凜冽。陰氣嚴凝。霜增肅殺之威。雪重沍寒之凍。所謂歲寒時也。於斯時也。非松柏不能全其操。此夫子所以有取焉爾。以艮之木言之。盤根固地。勁節參天。氣隆東北之方。質有庚金之性。所謂松柏木也。惟斯木也。非歲寒不足見其剛。此夫子所以有取焉爾。或者曰。當饑臘寒春之際。有冰清玉潔之容。梅非不耐歲寒也。何獨取乎松柏。曰。梅之於歲寒也。止能耐於一時。不能耐於春夏。是何足與松柏比也。或者又曰。在四時長青。不改柯易葉。竹非不耐歲寒也。何獨取乎松柏。曰。竹之於歲寒也。止能耐於十數年之間。不能耐於千百年之久。是何足與松柏比也。所以夫子有言。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則知孤生勁特。信有本而然哉。雖然。論語一書。其所記載。非仁則義也。非孝則忠也。而夫子於此。惟以松柏言。是果何義也。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

君子窮而益堅老而益壯遇難而能正其志雖困不失其所亨縱至晚年尤全晚節後彫之義是之取爾然則學者聞夫子之所言欲確乎其所守果何道而能之亦不過曰盡艮之所以成始成終者耳全艮之所謂爲堅多節者耳艮之取喻或爲門闕或爲闇寺明其有所守也艮之有守止其所也人能止其所而思不出其位則所守始終不渝斯無愧于後彫之訓苟惟時行不行時止不止乖其成始成終之大義失其爲堅多節之本性則如蒲柳之質耳聖門何取焉是知遊聖人之門有願學之志者必能體兼山之象於止而知所止則其爲學之效斯如松柏之茂日新而又新矣

執御說

達巷黨人稱夫子曰大哉不可謂不知夫子者且言博學而無所成名是歎美夫子所學之博不可以一善稱之也惟其莫可得而名所以無所成名耳非謂惜其不成一善之名也詳其言意卽夫子稱堯之大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之意夫子聞其言乃謂門弟子有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之語夫射御皆藝也苟可以成名無不可者夫子胡爲獨以吾執御矣終之豈夫子果欲親執御以成名乎況執御一藝耳而初非成名之事也謂聖人以之而成名豈知聖人者哉當知執射則不免於放縱執御則不可以放縱聖人以執御爲言蓋其心常操而存終不爲名而有所放縱也觀聖人之言可以求其言外之旨哉至如夫子之論富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是明富之不可求也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以此章執御之言詳之則知夫子之所好獨在於執御厥有旨也大禹之戒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卽夫

子執御之意也。堯兢兢。舜業業。湯慄慄。文王翼翼。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此戒謹恐懼。所以爲聖人之至要歟。

子絕四說

子絕四。意、必、固、我。夫子何有哉。若以毋字作無字說。謂夫子絕無此四者。則失一章之旨矣。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與此章毋字義同。當知此絕四。蓋夫子嘗以四者戒訓弟子不可有此也。四者考之於書。言之者亦不一。繫辭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大學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孟子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意之見於書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禮記、必躬必親。必誠必信。論語曰。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此必之見於書者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論語、與其不遜也、寧固。此固之見於書者也。易曰。我有好爵。論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此我之見於書者也。夫四者言之於書。俱若無害也。然此章所記夫子之於四者。俱禁止之曰毋。何與。蓋是之所謂意必固我。違乎中道而過之也。乃仁義禮智之賊也。意者、萌心之謂也。凡事萌心而爲之。則不能盡誠。誠不盡則自欺。此仁之賊也。欲成已也難矣。必者、致期之謂也。凡事致期而爲之。則不能合宜。宜不合則失正。此義之賊也。欲制事也難矣。固者、執一之謂也。凡事執一而爲之。則不能中節。節不中則廢權。此禮之賊也。欲制行也難矣。我者、自私之謂也。凡事自私而爲之。則不能辨惑。惑不辨則多蔽。此智之賊也。欲燭理也難矣。惟其四者乃四端之賊。故夫子皆禁止曰毋。弟子從而記之曰絕。毋者皆禁止之辭。絕者禁止之義也。四端之說。或人有

以辨惑爲疑者。殊不知公生明。私生暗。所謂辨惑者。非謂辨人之惑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是辨在身之惑也。智者不惑。以其不自私耳。此自私所以爲智之賊。

子擊磬說

子擊磬于衛。荷蕢者過其門而聞之曰。有心哉擊磬乎。因聞磬之聲。而知孔子之心。不可謂不知孔子者也。繼之以鄙哉硜硜乎之言。非謂鄙夫子而發此言也。蓋鄙時人耳。硜硜、非石聲也。硜硜然小人哉。豈石聲乎。硜硜乃小石之堅者。喻其難入也。是鄙當時之人。有言難入。莫我之知。斯時也。可已則已矣。水深則以衣而涉之。所謂深則厲也。水淺則攝衣而涉之。所謂淺則揭也。或厲或揭。當顧其時可也。夫子聞荷蕢之言。信其言。曰果哉。謂誠然也。末訓無之訓往。嘆其時之無所往也。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是則末之謂無所往也明矣。惟其無所往。故夫子終有難矣之嘆。見得聖賢相與傷時。如此其切。若以爲相鄙相譏。則失聖賢之意矣。斯已之已字。先儒有以已身而言者。蓋謂善其身而已。夫子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爲仁之方。可謂夫子獨善其身而已哉。當知斯已而已。乃知夫子之道不行而勸之止耳。即楚狂接輿所謂已而已而之義。

三變說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所謂變者。非謂有遷改也。望之儼然。即所謂動容貌也。毋不敬之義也。即之也温。即所謂正顏色也。儼若思之義也。聽其言也厲。即所謂出辭氣也。安定辭之義也。變雖有三。皆自一身明之。

初無遷改。所以每變皆善。卽子夏所言推之。在人一身又有三變者存焉。一曰舉止變。二曰精神變。三曰心志變。舉止變者。必傲必忽。甚則至於慢上陵下。親者失其爲親。故者失其爲故矣。精神變者。必昏必耄。甚則至於形枯氣憊。不爲聲色所困。必爲疾病所攻矣。心志變者。必險必詐。甚則至於損人害物。非但失其本心。又將殃及子孫矣。是三變也。皆因物而變遷。致改常而莫覺。所以每變皆不善。有志於學者。可不知所自警哉。樊遲問仁。孔子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卽自警之方也。居處恭、則必無驕傲之過。何患乎舉止之變哉。執事敬。則必無淫佚之過。何患乎精神之變哉。與人忠。則必無欺僞之過。何患乎心志之變哉。果能此道。以警夫三者之變。則意誠心正身修。其於君子之三變。斯能無愧於子夏之言矣。

忠恕說

忠者、中心無欺。所謂盡其心者也。恕者、卽無欺之心。推以及人。所謂舉斯心而加諸彼而已者是也。曾子則以爲一貫。子思則以爲違道不遠。何也。蓋曾子之言忠恕。主生而知之者言。是指自誠明謂之性者然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故以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論賢人之學。先反求諸己而後及諸人。於道能無違乎。然而忠恕存焉。此所以不遠也。夫子思受道於曾子者也。其論忠恕乃與曾子異者。譬之伐柯然。子思所伐之柯、與曾子所伐之柯。本無異也。子思所以伐之。與曾子所以伐之。則異矣。曾子伐柯。胸中自有成柯。不視其所執者爲法。則自然能成。子思伐柯。非以所執者爲法。則不能有成。所以曾子見得夫子一

貫之道忠恕而已。而子思則見得曾子忠恕違道不遠也。然則學者欲明忠恕之要。當以曾子之言明之歟。抑當以子思之言明之歟。故嘗以爲曾子之言忠恕。涵養工夫也。子思之言忠恕。踐履工夫也。欲盡涵養之道者。要當以一貫之旨。會之於心。欲求踐履之實者。必當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行之於己。如此、則合內外之道。而兩無不盡。斯於曾子子思之言。俱無愧矣。

師說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師者人之模範。豈人之所患乎。而人之所以患之者。好爲之過也。師而好爲。則存於中者。必有自大之心。發於外者。必將往教於人。此其爲患。何可勝言。是知爲師之道。必學識之明。可以爲人之師。而人自然而來學。則斯無患矣。所以聖人論師。必先言其知。次言其可。如論語論可以爲師。則先之以溫故知新。學記論可以爲師。亦先之以知教之所由興廢。夫師必貴乎先知者。蓋有所知則學識明。由是以己所知而覺人所不知。斯盡其善喻之道。何師之不可爲哉。是故學記一篇。始終專主知言。至論能博喻然後能爲師。亦必以知至學之難易爲本。蓋以知則昭昭。斯可以使人昭昭也。此師道之所以貴乎知也。宜乎中庸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是亦以知爲貴也。知所以治人。則爲人之師。斯無愧矣。噫、此大學之道。所以必先致其知與。

儒行說

儒行一篇。學者皆疑其非聖門之書。謂爲漢儒所作。詳其文勢。固有可疑。蓋孔子對哀公之問。亦當有儒

行之說。但不如是之鋪敍耳。其間措辭立意。不可謂全無聖人之語。如言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非學識明者不能言。非學力至者不能行。是豈漢儒之所能言所能至哉。恐出於孔門弟子之所記。而漢儒從而潤色修飾之。故有儒行之篇也。夫當道塗之間。平易之地。則遜之於人。艱險之地。則躬自履之而不辭。當冬夏之時。暑則遜人以清涼之所。寒則遜人以温煖之所。而身之所處。則雖寒暑有所不避。推其所爲。謂非儒者之行可乎。且以近世爲儒者論之。其在文闈也。孰不欲己高而人下。凡於利害之中。能處之以不爭。而無愧於儒行之所言者。幾何人哉。卽此兩語。明其不爭之義。則知儒行之言。皆儒者終身踐履之法。讀之者固不可以爲漢儒之言而不加意也。

五福六極說

五福言富不言貴。說者以謂富則貴在其中。夫有財者富。有爵者貴。謂富卽貴。不可也。然則五福不言貴。豈謂貴不可以言福哉。蓋洪範之於福。以有德爲福。不以有爵爲福也。雖有人爵之貴。苟天爵之不修。則雖貴不可保。安可言貴。當知二曰富之後。宜以貴繼之。不繼之以貴。而四曰攸好德者。是言所好者德。則貴斯可保。此其所以爲福也。故知箕子之於五福。不以貴言。而惟以攸好德言。蓋明攸好德。則貴在其中矣。六極言貧、不言賤。說者以謂貧則賤在其中。夫無財者貧。無爵者賤。謂貧卽賤。不可也。然則六極不言賤。豈謂賤不可以言極哉。蓋洪範之於賤。以無德爲極。不以無爵爲極也。人雖無人爵之貴。苟天爵之不棄。則雖賤不能移。安可言極。當知四曰貧之下。宜以賤次之。不次之以賤。而五曰惡者。是言惡則所好者

非德而賤必至於移。此其所以爲極也。故知箕子之於六極。不以賤言。而惟以惡言。蓋明惡則賤在其中矣。三復箕子之論福極。貴者可以謂之福。而不以貴言福。必以攸好德爲福。賤者可以謂之極。而不以賤言極。必以惡爲極。是欲貴者不以貴而驕奢。賤者不以賤而暴棄也。然則處貴與賤者。觀箕子之言。其於福善禍淫之道。可不知所戒哉。可不知所謹哉。

種德說

種德之旨。發於大禹之論皐陶。必以邁爲言者。蓋種德之在人。稟受於天。昭明於心。踐履於身。此乃根本在此。惟其根本在此。故以種之爲貴。種也者。講學以耨之。如農夫之殖苗。日新日益。所以熟夫仁也。不種則生意不續。不續則不可久遠。而所謂根本者。斯如朽木之不可雕也。種則繫辭所言生生之謂易。詩之所言實函斯活者。於是乎發見。與天地同流。宜乎大禹以邁之一字。推明其奧義也。武王知此。亦曰樹德務滋。樹德卽種德義。務滋卽邁義。中庸論壽。斷之以子孫保之之辭。由家而論。必其乃祖乃父。種之於先。若子若孫。種之於後。續續不已。斯可以壽言之。壽則邁與滋之義。咸在其中矣。卽一中庸之言。取詩中所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論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是發明至誠無息之理也。惟至誠無息。自然不已。非有所勉而然也。易言天地之道。久而不已。與此不已同義。若夫義有不可已。必待勉而不已者。乃學者進德之功也。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孔子以爲吾見其進。此知其不可已。自勉而不已者也。所以未見其止。無愧於不已之義。如冉子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以爲今汝畫。是於其不可已不能

自勉而終已之者也所以中道而廢其於不已之義終不能無愧焉夫冉子之不已較之顏子之不已所學固有淺深原本缺用其心而不已者則冉子之已是亦自原本缺逮耳未爲得罪於名教者也何以言之蓋不已有二義有爲善而不已者有爲利而不已者雞鳴而起孳孳爲善此不已於善者也所以爲舜之徒雞鳴而起孳孳爲利此不已於利者也所以爲蹠之徒人而爲蹠之徒是爲名教之罪人矣於此而不知戒聖人之所深憂也故孔子曰老之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是戒其爲利而不已也當蒼顏白髮之餘而貪多務得之念不息勞其筋力瘁其體膚耗其精神一不暇顧其所以原本缺者守爲世寶自然流芳緜遠豈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哉

種德　喻

種麻得麻種荳得荳顧其所種者種聲上如何耳惟其種有不同故人之種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亦不能無異也有種而求穫者有種而不求穫者求穫者爲利也不求穫者爲善也由是而推則知朝種暮穫市人之種也時種歲穫農夫之種也所以種者皆爲利非種德之謂也若夫以時而種久不求穫此聖賢之種也所以種者本爲善初無利心焉斯可謂之種德矣

理一說

理在天下一而已矣理之所以一者根於心也由其心而推之何適而非理哉統於心而無不善之謂性動於中而有所欲之謂情萌於心而有所爲之謂意存於心而有所慕之謂志疑於心而有所想之謂思

想於心而有所懷之謂念。念於心而有所謀之謂慮。公於心而有所覺之謂仁。行於心而無不當之謂義。別於心而有所節之謂禮。明於心而有所見之謂智。究於心而無不孚之謂信。得於心而無所歉之謂德。運於心而無不通之謂道。立於心而無所倚之謂中。發於心而無所戾之謂和。盡於心而無或欺之謂忠。推於心而無不容之謂恕。一於心而無不敬之謂誠。妙於心而不可測之謂神。神於心而有所變之謂易。無非心也。無非理也。人人有是心。具是理。而不能無智愚賢不肖之殊者。學與不學之分耳。學則有以用其心。不學則心無所用。此人所以不可不學也。學明則心明。心明則理明。理明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繫辭之所謂一致。論語之所謂一貫。孟子之所謂一揆。自然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矣。然則膺千里牧民之任。誠體此以承流宣化。而邦民有不被其澤哉。

天理人欲說

天理人欲。說者多分而言之。謂天理爲善。人欲爲不善。殊不知天理初不外乎人欲。而人欲中固未嘗無天理也。使夫人之所欲與天理相違。謂爲不善可也。若其所欲與天理相合。其可以爲不善哉。當知人欲之與天理。合之則一而公。公則無不善也。違之則二而私。私則斯爲不善矣。所以孔子有言。我欲仁。斯仁至。而孟子亦言可欲之謂善。曰仁、曰可。無非本天理言之。所欲如是。謂之不善。可乎。而說者多以不善言欲者。蓋以欲之在人。所不能無。而人之所欲。常患其縱。縱則違乎天理。故孔子發明從心之旨。復有所欲不踰矩之訓。而孟子推明養心之要。又有寡欲之說。皆所以戒其縱也。易損卦之象。不言無欲。惟言窒欲。

此其旨也。故嘗以謂有無心之欲。有有心之慾。無心之欲不能無。有心之慾不可有。記言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無心之欲也。在人豈能無哉。語言棖也慾焉得剛。則有心之慾也。在人豈可有哉。詩於隰有萇楚序言思無情慾。夫詩之所謂情慾者。欲之私也。惟其私欲不可有。故以思無言。人如有此。則滅天理。窮人欲矣。滅天理。蔽夫天理而無所明者也。窮人欲。縱乎人欲而至於極者也。天理不滅。則人欲不窮。故欲其天理之明者。必當以情慾爲戒。能無情慾。則天理自明。何滅之云。天理既明。則人欲不縱。何窮之云。夫如是、則天理人欲合而爲一。於道斯爲得矣。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其斯之謂歟。

準齋雜說卷下

忍說

忍之字一也。而有二義焉。有不仁之忍。有能容之忍。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是以不忍爲仁也。齊宣不忍牛之觳觫。孟子以爲仁術。夫旣以不忍爲仁。則忍爲不仁也明矣。故知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先以是可忍也爲言者。蓋明季氏之不仁也。八佾、天子之舞。而季氏不仁之心。且忍於僭。則推是心以往。何所不至。所以繼之曰孰不可忍也。抑明季氏之不仁。將不止乎此矣。是所謂不仁之忍也。乃若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下文繼言有容德乃大。是所謂能容之忍也。惟其忍可以濟事。故孔子亦言小不忍則亂大謀。蓋謂小不能容忍。則大謀不可成。此忍之一字所以義有不同也。由其字同而義異。故主仁術言之。不忍爲善。而忍乃爲不善。主容德言之。能忍爲善。而不忍爲不善。二說雖若相反。而義則在於兼明。蓋存心貴有所不忍。而忍則非惻隱之端。臨事貴能有所忍。而不忍則無含宏之量。此忍之在人。所以貴乎兩盡其義也。求之於古。能兩盡其義者。其周之太王乎。當其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可謂能忍矣。至其不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是卽不忍人之心也。夫惟有不忍人之心。而又能臨事而忍。此所以邠人稱之爲仁人。從之者如歸市。卒至八百年之基業。由是而成焉。噫、忍之爲義。關係於人也。其大如此。然

則後世之士有志於事功者其於存心臨事之間可不知所以用其力乎雖然存心固不可有不仁之忍臨事固不可無能容之忍又當顧性稟而加之以學力則義斯兩盡性之所稟者柔則用力於忍也爲易性之所稟者剛則用力於忍也爲難顏子稟性柔而益之以學力故能其心三月不違仁終至於犯而不校子路稟性剛雖益之以學力終不能無慍見之色行行之氣是又學者不可不知者也知此而用力焉其於忍也何患乎不能兩盡其義哉義至於兩盡則終歸於一道何以言之蓋存心無不仁之忍者其心必恕臨事有能容之忍者其心亦恕是知恕者忍之良方也孔子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學者不用力於忍則已苟用力於忍請以是思之

術說

人不可以亡術人而亡術則是爲不學之人後世學者多言術非聖門之所尙殊不知術之名一也而義則有二焉有法術之術術之可爲法者也有技術之術術之見於技者也鄕飮酒義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此法術之見於禮記者也孟子治儒術之道所治者正此道術而謂聖門不以術爲尙可乎蓋自秦人焚滅經術而術之可謂法者遂致湮微漢世之君不知有帝王之術而或惟方術是好由是技術興焉技術旣興而術之名斯不美矣則亦宜乎後之學者於術無所取也然嘗卽孟子言術者參之曰是乃仁術曰觀水有術曰教亦多術無非明法術之意惟其術有不同故孟子又有術不可不謹之言荀子亦有論心不如擇術之語是知術

之在人固不容無所患者擇之不謹而術非其術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繫辭載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由此觀之聖人未嘗不以術教人學者誠能謹斯術而至於無所失則又何術之嫌哉

節說

事有節則得其宜物有節則當於用故節有亨通之義所以易於節卦首言節亨不節則有嗟若之象失於不及也苦節則有道窮之象失於過之也是知節以得中爲貴節而得中則斯合於禮而盡節之道蓋節者以禮爲本以中爲則故也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即語孟之言參之則知節以禮爲本明矣節之所以本乎禮者由禮乃天然之則所以制中必中乎禮斯能中節此中所以爲節之則也惟其禮者節之本中者節之則故樂記有言大禮與天地同節而節之象亦云天地節而四時成陽盛則節之以陰寒極則節之以暑二氣必得其中四時斯不失序天地且爾而況於人乎此人之所以不可不知節也節之爲義豈但曰節財用而已哉自其內而言之則嗜慾不可不節嗜慾不節則清明之氣昏矣自其外而言之則飲食不可不節飲食不節則和平之氣乖矣知此而節則中正以通不惟無飲酒濡首之患而於安節之亨甘節之吉亦能有所能矣是乃節之旨要即書中所謂節性之旨也學聖人者必明節之旨以盡節之道斯無愧矣

三畏說

人有三畏。而仕宦者尤當畏之。一畏滿。二畏炎。三畏極。滿係乎心。炎係乎時。極係乎分。心高而傲。滿也。時發而驟。炎也。分足而止。極也。三者皆不可久之兆。此其所以可畏也。人之於此。知滿之可畏。則當處之以謙。毋驕縱可也。知炎之可畏。則當處之以遜。毋躁進可也。知極之可畏。則當處之以節。毋過求可也。苟爲不然。當畏不畏。滿則必溢。炎則必焚。極則必變。其可久乎。觀者戒之。

四力說

人之仕宦。宜具四力。一曰學力。二曰才力。三曰精力。四曰福力。學力關乎心志。才力關乎質稟。精力關乎氣體。福力關乎命分。其於四力之中。學力可以必其至。福力不可以必其全。何者。學力本乎人。福力本乎天也。乃若才力精力。則在乎可必不可必之間。蓋於學力福力。或相因而消長焉。世固有無才力。無精力。而因學力之充。福力之厚。或能勉強而成事者。亦有有才力。有精力。而因學力之不充。福力之不厚。或至衰微而敗事者。是知四力之在人。雖均不可無。而學力與福力。尤仕者之所不可無也。有學力無福力。則雖有才力精力。可以任事。終不能施設於時。有福力無學力。則雖有才力精力。可以立事。終不能輝光於世。此學力與福力所以貴乎兼備。而不可以偏廢也。雖然。才力精力。兼之者蓋亦有之。學力福力。兼之者實不多見。二者固不可以偏廢。然以理而推之。孰爲最急。曰學力修于己。福力得於天。盡其修於己者。以順其在天者。可也。恃其得于天者。以忘其在己者。不可也。當知福力有限。學力無窮。然則仕宦於世者。其於福力之有限。固不可越分而過求。而於學力之無窮。可不益思所以勉之哉。

五累說

一曰聲色之累。在人有輕重之不同。貧賤者。疾病者。衰老者。欲雖存而力不逮。故其累爲輕。富貴者。康寧者。少壯者。力有餘而欲易縱。故其累爲重。此累不除。則淫佚斯生。而清明之氣昏矣。二曰貨利之累。則非聲色之比矣。無分乎貧賤富貴。無間乎疾病康寧。無拘乎衰老少壯。人人有不足之心。故其爲累無分乎輕重。此累不除。則鄙吝斯萌。而得失之心重矣。三曰功名之累。則又不然。聲色貨利之累。愚者不肖者常多。智者賢者常少。功名之累。智者賢者常多。愚者不肖者常少。何以言之。功名之志。惟智惟賢。可以有立。而功名之事。非在位在職。則不可以有成。是知功名之與官爵。常相資者也。相資得其道。何累之有。相資失其道。斯爲累矣。其所以爲累者。以其有功名之念。而後有官爵之念。爲此身之累。世之士大夫。不爲官爵之累者。幾何人哉。此身既爲官爵累。謂非功名之累可乎。此累不除。則奔競斯甚。而去就之義乖矣。四曰子孫之累。較之功名。抑又甚焉。功名之於人。猶有智愚賢不肖之分。至於子孫。則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孰無鍾愛之念。資財可積。貪求不厭。爲子孫也。官爵可慕。覬倖不已。爲子孫也。生猶可也。甚至眷戀牽纏。不能割愛於啓手足之時。當知所以爲累者。由平時不克念之故。非子孫之累人。人自累之耳。此累不除。則愛戀斯深。而死生之際亂矣。五曰知見之累。自非聖人不能免也。上焉者生而知之。雖有所知見。而知見無所累于心。斯謂上知也。下焉者困而不學。雖無所知見。而此心以不明爲累。所謂下愚也。處上智下愚之間。困而學之者。常患乎知見之不能廣。學而知之者。又患乎知見之不能忘。故知見之累。在中人

爲尤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唯堯舜文王爲然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唯吾夫子爲然也.學如顔子.具體而微.其於知見猶不能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顔子之知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顔子之見也.然而有若無.實若虛.得非欲去其累乎.忘仁義.忘禮樂.以至于坐忘.則顔子之知見.亦可謂無累矣.而夫子稱之.猶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謂之庶乎屢空.則其知見.是猶有時而未盡去也.顔子且爾.而況不如顔子者乎.無知見而不能學.有知見而不能化.皆累也.所以繫辭論德之盛.必曰窮神知化.而孟子論聖與神.亦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是知知見之在人.其始也不可委於無.其終也不可泥於有.此累不除.則聰明斯蔽.而精微之理晦矣.五累在人.均爲累也.而所以爲累者不同焉.有有形之累.有無形之累.如聲色之與貨利.功名之與子孫.此有形之累也.皆係乎身.乃若知見之累.比之四者.則無形之可見.唯係乎心.係乎身者其累顯.以其在外也.係乎心者其累隱.以其在內也.在外之累.非忘物之至.不能渙然而冰釋.在內之累.非忘我之至.不能怡然而理順.故欲物之忘.則必踐履之純熟.欲我之忘.則必涵養之精明.二者之功.內外相濟.至于物我之兩忘.則五累斯可去矣.五累俱去.聖人也.知見雖未去而餘無累者.賢人也.則知見而下有能去其一二者.亦不失爲善類也.然則有志於學者.可不知所用功哉.

知幾說

甚矣.人之不可以不知幾也.幾者動之微.人惟知幾.則於微無忽.於動能謹.所謂吉之先見者也.孔子因

易有介如石不終日貞吉之辭故於繫辭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旨蓋言君子之於幾其見之也明其爲之也勇所以無失幾之悔也今觀衛靈公問陳齊景公有不能用之言季桓子受女樂而不朝孔子未嘗不行聖人見幾而作蓋如此乃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孔子以其庶幾稱之此賢人之知幾者也後之學者視孔子之見幾顏子之庶幾固不易及但於去就之間能知所謹亦可矣苟惟眇緜莫察知進而不知退乎其去就之義欲無愧於聖訓不亦難乎

懲忿窒慾說

人必知學則必能懲忿窒慾忿必懲慾必窒則心清矣心清則神清神清則氣清氣清則其爲人也生爲善類迨其死也化於清氣之中亦爲善類隨清氣之厚薄分其善類之高下人不知學則不能懲忿窒慾忿不懲慾不窒則心不清矣心不清則神濁神濁則氣濁氣濁則其爲人也生爲惡類迨其死也化於濁氣之中亦爲惡類隨其濁氣之厚薄分其惡類之高下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歟此學之所以不可不明歟

形影說

凡物有身必有影此有形之影也必皆得而識之若夫無形之影識之者實鮮非學力之至烏能識之哉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是之所謂形者乃無形之形也夫既有如是之形則必有如是之影矣孔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顏淵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非無形之影而何試即夫物之有形

者參之。其爲影也。日明則見。陰則不見。月明則見。晦則不見。燈明則見。暗則不見。鏡明則見。昏則不見。見者明也。不見者不明故也。有形之影如此。況無形乎。人必此心之明。如日如月如燈如鏡。則斯影也。有昭然不可掩者矣。

影響說

凡物有形必有影。此有形之影也。人皆得而見之。有聲必有響。此有聲之響也。人皆得而聞之。若夫無形之影。可視以心。而不可視以目。無聲之響。可聽以心。而不可聽以耳。非學問窮物理、聰明達天德者。烏得見而聞哉。且以禮樂言之。升降揖遜。禮之有形者也。而聖人之論禮。乃以無體言。豈非無形之形乎。倡和清濁。樂之有聲者也。而聖人之論樂。乃以無聲言。豈非無聲之聲乎。夫禮樂既有如是之形聲也。而必有如是之形響乎。曰有。聖人之發明無體之禮。則曰威儀遲遲。施及四海。是卽無形之形也。發明無聲之樂。則曰氣志不違。日聞四方。是卽無聲之響也。形聲俱泯。影響自存。此禮樂所以爲至也。抑嘗卽夫物之有形有聲者參之。形存於此。影雖微而必彰者。無如日之明。聲發于此。響雖遠而必應者。無如谷之虛。日不明則影不彰。谷不虛則響不應。有形有聲者如此。而況至於無形無聲者乎。故人於此欲視於無形。則開明此心。當如皦日。欲聽於無聲。則虛豁此心。當如空谷。能盡是道。非學問不能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心在則視之無弗見。而能見其所不見。聽之無弗聞。而能聞其所不聞。所不見。所不聞。卽無形無聲者也。夫如是。則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者。斯兩盡之矣。豈特目有見耳有聞而已哉。

人君嚮陽說

北辰居中前離後坎左震右兌是亦向陽也聖人南面取諸離固嚮明而治也然離之所以明者以位虛而屬火故火無實體依木爲用木於五常爲仁而火實次之以生所以火氣爲生氣當知人君所居以嚮陽爲貴者不但取其明亦以陽爲生氣故爾所以繫辭論天地之大德曰生必繼之以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生與位並言而復以仁次之厥旨深矣是知人之一身有火氣則生無火氣則死心火未滅則神不去形蓋生氣猶存也故萬物好陽而惡陰所以然者好生而惡死故也如此則知陽之是嚮不特人君爲然凡人皆貴于嚮之所以貴之者非專貴其明抑亦貴其生耳

警世說

仁莫仁于安宅暴莫暴于馮河惡莫惡于傲忽善莫善于謙和得莫得于知足失莫失于貪多易莫易于平正險莫險于偏頗怠莫怠于遊豫勤莫勤于切磋樂莫樂于擊壤苦莫苦於奔波吉莫吉於執御凶莫凶於操戈益莫益於浩養損莫損於酣歌達莫達於心悟窮莫窮於事磨省莫省於夢蝶迷莫迷於燈蛾

自警說

易其言者多悔忽其動者多憂輕貧重富天不汝祐驕奢淫佚有凶無吉疾人之善兮於彼何損幸人之惡兮於我何加勿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勿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天之高明始于昭昭地之博厚本於撮土學不可廢廢學者難乎成人志不可滿滿志滿者殆將喪身欲不可縱縱欲者其如後患何過不可文

文過者終無聞焉矣。

養生說

莊子養生之說。亦極有理。不可以其荒唐而廢其言也。鞭後之旨。明之者鮮。羊之居後者。必貪食者也。貪食則敗羣。其可不鞭之哉。將以養生者。能以貪自懲。則欲必寡矣。寡欲者。養生之良方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而莊子以養生言。養心養生雖異說。而所以養之者則同。所養雖同。成功則異。何以言之。蓋莊子之養生。所以養其身。孟子之養心。乎以善天下。身者人之所獨。心者天下之所同。此孟莊之學。所以不同與。

勉學說

學也者。所以明性也。博而非、不若約而正。速而名、不若久而成。思之也精。求之也敏。力行以勉之。不倦以終之。如斯則爲學之要得矣。爲學之要得。則道不難於日致。蓋道之所要者、虛也。學之所要者、實也。虛則無所不容。此道之所以大。實則無所不充。此學之所以益。學惟有所益。則德斯有所進。德者。充實于己者也。進而不已。則天德可達矣。學而造於是。則寂然安焉。默然曉焉。混然天成。光輝燦然。其樂有非言之所可得而形容者。是故存於中中無所倚。著于外外無所間。反之於身。則無物不備。體之於物。則無物不合。發之於言。則言可則。見之于行。則行可法。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深造之以道也。人而不學、則下矣。學而不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人其可不學乎。學其可不正乎。

勉學賦

人具四體。性均一天。由或學與或否。故有愚而有賢。德欲昭明。端在修身之謹。理資講貫。莫先用志之專。蒙嘗息念簪纓。究心絃誦。時時不倦於時習。日日常知於日用。道惟可樂。忘簞瓢陋巷之憂。友必相親。願車馬輕裘之共。誠以命分素定。塵生漫勞。務道樞之謹守。宜德柄之常操。勢榮孰若義榮之顯。人爵何如天爵之高。深念惜陰之過隙。每懷繼晷以焚膏。惟理義心所同然。味猶熊掌。惟富貴人所欲也。視若鴻毛。茲蓋無爲其所不爲。於止而知所止。絕去私欲。復還正理。視聽言動。嚴遵四勿之戒。意必固我。默會四毋之旨。物交物而物莫能奪。心感心而心無所倚。學以聚問以辨。志在操存。居之安。資之深。躬勤踐履。一塵眯目。物雖近而莫覩。一事縈心。理雖存而莫通。欽厥止。安汝止。則何往而非止。執厥中。用其中。則何行而匪中。故此觀無體之禮兮。敬以直內。聽無聲之樂兮。和而不同。欲致有孚之益。必全養正之蒙。

勉學詩

老來幸安適。滿懷春氣和。顧我一心定。從他雙鬢皤。如天運日月。若水息風波。尚聽升堂樂。寧操入室戈。閒吟意自得。節飲顏微酡。聖道有餘樂。良朋不厭多。金門既絕望。鐵硯奚勞磨。世事省夢蝶。物情嘆燈蛾。反躬貴黽勉。進步毋蹉跎。蝸角漫成縛。烏光快擲梭。人如未見覺。志須勤切磋。或至自暴棄。吾末如之何。

準銘

則出于天。用近于理。旁行不流。中立不倚。積水成淵。其平由止。準所以平。蓋取諸此。以水喻心。明準之旨

委分萬殊。源歸一揆。可方可圓。稱物而已。毫釐靡差。斯爲準矣。在仁如射。發必正己。在義爲的。合宜爲美。在禮如衡。罔乖所履。在智如巧。事須謹始。以之正國。爲國有紀。以之齊民。納民于軌。天地雖大。彌綸以是。四海雖遠。放之自邇。準于萬世。大哉孔子。願學爲準。是之取爾。

準齋序

齋以準名。何如其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準之在天者。堯傳之舜。舜傳之禹。以至文王、周公、孔子。不曰執中。則曰用中。不曰建極。則曰立極。無非準也。大則彌綸天地。遠則放諸四海。余取之以名齋。則知是準也。其天下之廣居耶。操存有地。積累有基。得是齋之門者。不廢繩墨者也。升是齋之堂者。罔失法度者也。入是齋之室者。行中規、還中矩者也。居是齋者何爲哉。或起或處。惟正是適。或默或語。惟平是持。守之於仁。則如射。行之於義。則爲的。禮猶衡。則審輕重之權。智猶巧。則先條理之事。惟直內方外。有自然之則。故舉斯加彼。即同然之理。夫如是。則不獨準于一身。又將準于萬民。而同其歸。不但準于萬民。抑將準于萬物。而平其施。是必無所不用其極。斯無媿于名齋之義也。或者曰。萬世之標準名齋。得非以聖人自期乎。余應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不學則已。學則當以聖人爲準。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以舜爲準也。孟子曰。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以孔子爲準也。余之名是齋。其志亦將以聖人爲準。所謂非曰能之。願學焉。以聖自期。則吾豈敢。或者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靜喻

人生而靜。是謂天性。不動如山。其明似鏡。惟艮之止。得蒙之正。何事於仁。堯舜猶病。

靜戒

存心養性以事天。必有事焉而勿正。寂然不動靜斯安。能靜自然能致敬。須知靜敬本一源。二者並行無異行。靜中更用敬加功。揠苗助長方爲病。

靜訣

靜處安靜。動處習靜。靜至寂無。無往不敬。

四益箴

身有四益。不可不誌。愛物親仁。觀書省事。

四訓箴

家有四訓。不可不佩。敬上恕下。周外和內。

四宜箴

時有四宜。不可不審。約言簡出。謹文節飲。

通言

劉炎著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邇言一卷

栝蒼劉炎子宣

或問頗牧之爲將曰大將也靜而後應不爲禍始漢以來趙營平諸葛武侯足以齊之爾皆先自治不急治人者也

戰國君愚臣智及其終也臣亦自愚嬴秦君尊臣卑及其終也君亦自卑

或問漢唐孰能用諫曰漢祖實副其名唐宗名過其實名實隱然莫如文帝終身受言得之賈山終身務農得之賈誼終身重穀得之晁錯體貌大臣之說用困鄧通而重丞相不止禮一周勃也推轂遣將之說

行屈帝尊而信亞夫不止赦一魏尚也聽言用諫之道惟文帝得之其餘則忽聽暫行而止也

或問赤壁淝水之役曰是役也可爲東南備禦之法長淮大江利在逆戰害在退守蓋敵在境上彼心未固敵入門墻我心易搖也公瑾幼度知此遂勝惜天不假之年爾

或問澶淵之役曰寇公屹然不動如山足以鎮服夷夏之心矣策畫盡用豈復有外侮哉

或問天書之眞僞曰出於王丁之詐而將以章聖之誠上天孚亮仁德以志在沮夷息民也

或問仁祖四十二年之治方之周漢孰優曰比隆成康超軼文景或曰如二虜之擾何曰韓范爲西方金城富公爲北門湯池時焉邊警適足成中國之治安爾

或問濮議之是非曰司馬倡是歐陽倡非二公優劣分矣司馬文優于歐陽遠齊先漢自誠實而充也

或問韓范優劣何如曰韓忠於所託天下無間言范勇於自任朋黨之議起意者韓優於范至於臨大節決大策易地則皆然

或曰忠獻光輔三朝終始大節於古孰比曰功蓋天

地忠貫日月進則毅然身任天下之重退則怡然了無慍戚之容求之於古其伊周之亞與表表乎傅陸絳侯之上爾

或問李文靖曰我章聖之曹參丙吉也先見過之

或問呂文靖曰我仁祖之姚崇也王沂公近宋璟

或問先慮曰田表聖今之賈誼也先見曰呂獻可今之羊叔子也

或問溫荊二公之學曰荊公遂已見於食餌溫公濟人見於擊毳

或問蘇文忠公之志曰志在名節故進退榮辱不足

以二其心

或問司馬修身治國之論曰萬世君人之法也或問呂范十事十條之目曰君人致治之大端也或問聖宋中興之功曰基於高宗之仁成於孝宗之明

或問中興之佐曰張韓劉岳不挫於檜中興不在江表矣

或問逆亮之死天耶人耶曰仁與暴德與力於是乎分矣人也即天也

人毋以嗜慾殺身貨財殺子孫政事殺人學術文章

殺天下後世君子哉若人之言斯爲君子之業也場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歐文鄭公之言曰不爲俗學所累者可與言理道或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也百里之地恨無文行者何也曰文壞於場屋之習行蠹於科目之路文行且非孔門之舊忠信從可知矣

渡大江望金山緇衣環其上恍然非凡致也將纜舟而覽焉風利不得泊甫登儀眞慧濱江佛廬有緇衣踵來問所從則金山也嘻予欲至而不可汝既至而

不留何也答曰未至則以爲世外之樂既至如牕中之蟻樂所樂松門竹區而有餘憂所憂金馬玉堂而不足方寸尚塵是以不樂金山之樂也

登西湖之孤山見所謂陳朝檜一枯一榮有稱子跣立其傍謂余言曰是檜幾百年矣榮者弗生枯者弗死又循坡而行見林和靖孱居之址存焉乃悟榮與凡木也等雖榮奚益枯與凡木異雖枯奚損和靖之名猶是枯檜稱子之云殆警予也

游吳山脩然獨坐望海門二峯隱然如天閼潮來喧如瀉天潢大舶高檣往來出沒如泛天槎又嘗游都

仙都偃卧小舟仰觀天柱石純潔光潤如琢本末齊一如度高揷雲漢可五千尺其旁數石或如海舟檣或如太常旗皆且千尺餘其四山石穴棲巖者綠深穹然如廈屋跨水者擊之有聲逢然如鼉鼓夫觀錢塘江潮猶猛士之肝膽決裂義士之怒髮衝冠觀仙都天柱猶直臣之氣不撓不折社稷之佐拓地擎天爲是而來游來游而慨慕者幾何人至於西湖之上有所謂水樂園中閣作之也有朋命駕偕之泉激湍如岑蹄石累拳如飯砂游者駢肩接迹觀者嘖嘖詠嘆至有游而忘歸歸而復游者何也務小智者忘大

巧樂人僞者昧天成也孔子見大水必觀焉登泰山而小天下蓋不徒山水觀矣

或曰淮堧千里濱接瞥鄧昔爲奧區今爲極邊夏風如焚冬風裂肌鳥獸交跡草木不蕃豈天地溫厚之氣有時而轉徙耶曰人者天地之仁也人之所聚仁氣聚焉人之所去陰氣積焉深山曠野屯師百萬窮冬之候溫然生春華堂大宇悄無人迹幽陰侵薄久則摧圮是皆於人之聚散占之爾

嘉泰之元有惠鳴鳩蓄之庭或奮擲籠中不食而死或奮擲且食不死而瘠或馴伏自如食肥澤一日縱

之殆者已矣瘠者羽翼不全不克遠舉惟馴伏肥澤者一舉而入乎蒼蒼嗟夫人在塵籠不順性命與安時俟命者何獨不然

或問周秦修短其由興廢封建乎曰周自后稷公劉迄于文武世積仁厚封建亦治不封建亦治秦自孝公以來世積詐力封建亦亡不封建亦亡秦不封建胡亥猶奪扶蘇之位誅戮十二公子趙高猶置李斯於極刑擠蒙恬於殆地秦必封建則同姓異姓各有土地甲兵之疆更相屠噬亦不過再世而已況乎井田封建之本實則相關秦開阡陌大本去矣其何以

封建哉必欲知封建之本井田是矣必欲知封建之意則聖人作易於比卦言之盡矣比之爲卦坤下坎上寧不以先王建諸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猶水之在地周流浹洽無間然歟知乎是則知三代封建之意先立而後法行秦人封建之意先亡而後法壞或曰井田封建何以不可復曰是制也成之非一日其壞也亦非一朝之故不必泥其制也能存其意亦足以爲治矣

或問古今學校之制曰古者先德而後藝先行而後文後世教者校藝而不及德學者言文而不及行

古者官制亦可知矣古者量材而授下亦自量而受後世反是

古者取民有常制粟帛布縷力役之征或用其一或用其二後世無所不用則亦無所不取何必三者而已哉古者官兵民有常職故費約而無足足則交相養後之官兵民無常職故食冗而俱貧貧則交相賊諺曰千安不如寢百利不如耕言其定也炎曰耕不能無歉歲寢不能無患夢定者猶未定也是以君子晝參諸踐履以觀其所守夜參諸夢寐以觀其所安或問賈誼董仲舒之文曰仲舒春風賈生烈日

卷完

侯城雜誡

方孝孺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百陵學山及學海類編皆
收有此書百陵在先故據
以排印

侯城雜誡

明　天台方孝孺希直著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身心。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恆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事。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于不善不禁而不能爲。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

養身莫先于飲食。養心莫要于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貴。失莫甚焉。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

化于未萌之謂神。正于未爲之謂明。禁于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爲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頡頡然。循循者、善之徒。頡頡者、惡之符。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不忤于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子哉。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撫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議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于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

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恆分而知恆道。奚由亂。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于下、則國貧。

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于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于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尚樸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

好殺者殃。天行也。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禮本于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矣。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于薄。今過于厚。則從于厚。今過于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于厚。雖非古、猶古也。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凷寢苫。因其心之不甘于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于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

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祔乎祖。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于無用之費。而嗇于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于性。化于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富遠禍。則羑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于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甯死。

尙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于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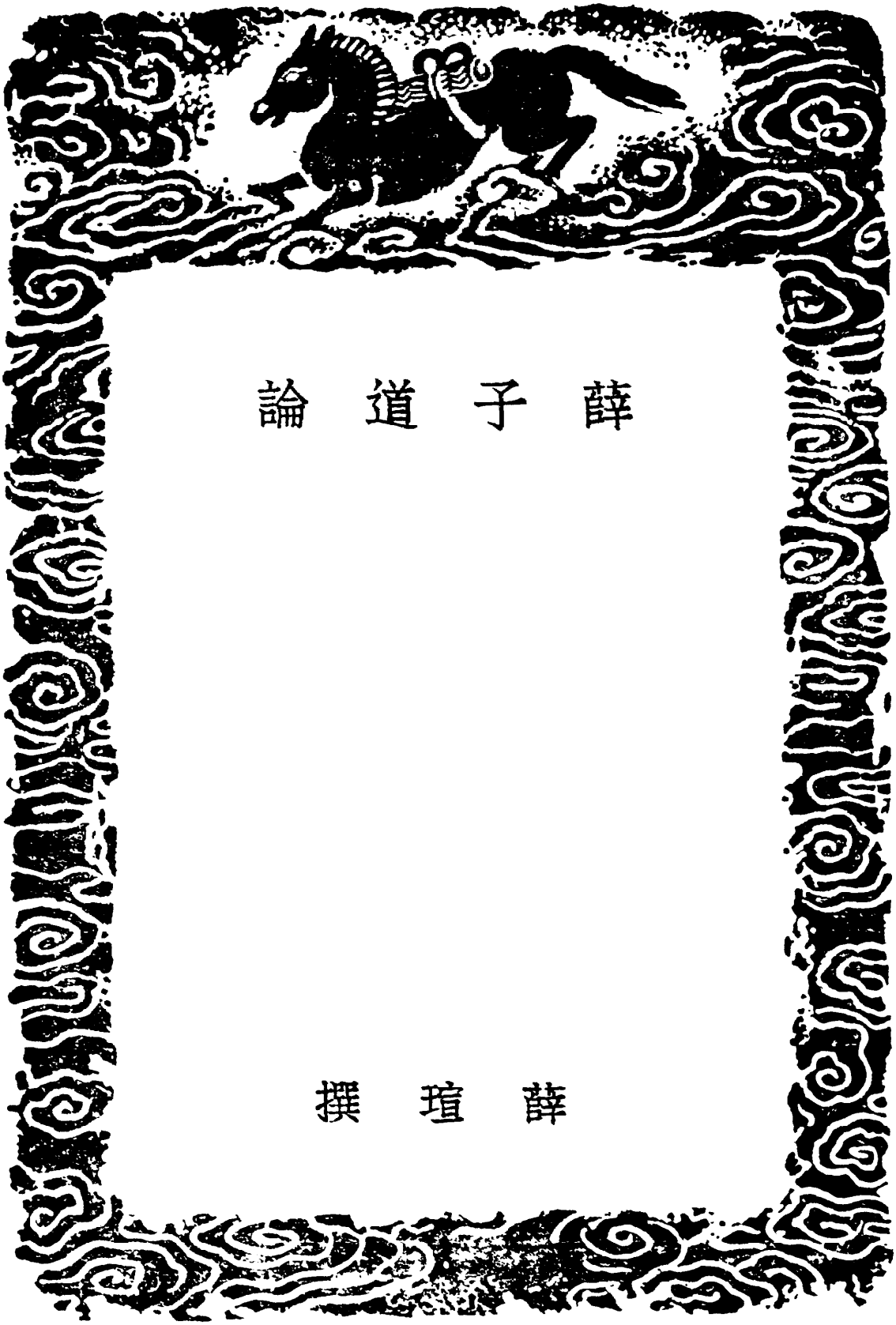
人之不幸。莫過于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

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

政之弊也、使天下尙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尙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爲難。

金玉犀貝。非產于一國而聚于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于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于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薛子道論

薛瑄撰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薛子道論一卷

河津薛瑄德溫

太極只是性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具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咸具卽無極而太極也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之相滓也

太極一圈中虛無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矣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于吾何有
天地萬物惟性之一字括盡
理既無形安得有盡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
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只一理春謂之元夏謂之亨秋謂之利冬謂之貞因
時以立名耳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
天不以隆冬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而息

其虛靈之知覺
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
也知此使人有手舞足蹈之喜
上下遠近大小內外渾是天天外無物物外無天
細看萬物皆自冲漠無朕之微以至於形著堅固
天地之氣相感而物乃成如星在天乃氣之精英耳
及隕於地得地氣遂凝而爲石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遥聞鐘響尹曰
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鐘
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

具皆動靜一理也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爲陰陽之精聖賢爲人之精金玉爲石之精珠貝爲水之精文木爲木之精是皆得氣之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天體無外心體無外道體無外其實一也

觀日影之漸移即造化之密移可知矣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五性之用知最先
天既無言恐理亦無名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爲一矣
偶見柳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
瓜瓠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纏附而上展葉開花結實
似有心者
先天四圖邵子傳自希夷易之象數始明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原
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
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

天命言誠言善言一言敬言學之類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纔自有其能便爲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在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爲能也

肉羶而蟻聚至微物亦有知覺性無不在可見

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側聲者陰也

犯而不校最省事

心靜能處事

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臾止息無毫髮間斷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窓屋之間可見
理一猶一大城子無不包羅其中千門萬戶大衢小巷卽所謂分殊也理一所以統夫分殊分殊所以分夫理一其實一而已矣
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

此可見

理無窮而氣亦無窮但理無改變而氣有消息如溫熱涼寒氣也所以溫熱涼寒理也溫盡熱生熱盡涼生涼盡寒生寒盡溫復生循環不已氣有消息而理則常主消息而不與之消息也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又可見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翛然而雨集泠然而風生鏘然而虫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常默可以見道
守約者心自定
為政以法律為師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虛中無我惟善是從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人之失皆由于此
時中是活法而不泥執中是泥法而不活
懽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
一心要專一

心大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如天之無物不入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爲惡非性之外別有一物爲惡也如陰符經五賊之說可見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牝一章最善亦謂虛中生萬化所謂谷神也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其太極乎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不言
四方八面之聲無不聞者竅雖在耳神則在心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心之謂歟
萬起萬殊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日間時時刻刻緊緊於自己身心上存察用力不可一毫懈怠
愈收斂愈克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玅愈光明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

用誠所謂悔聖人之言也

薰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爲一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心來

仁是嫩物譬草木嫩則生

敬則中虛無物

心無外者可以當大任

不責人心無凝冰焦火之累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夏商周皆有興廢惟唐虞無廢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理如月氣如水或一海水或一江水或一溪水或一沼水或一盂水或一鍾水水雖不同莫不各得一月之光或一海水盡或一江水盡或一溪一沼一盂一鍾水盡水盡時各水之月光雖不可見而月之本體則常存初不與水俱盡也以是觀之則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也又可見矣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荀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

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卷完

薛子道論

薛　瑄　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薛子道論上篇

明　河東薛　瑄德溫著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卻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尙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吾於所爲之失。隨卽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纔舒放卽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因善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定而明。

主一則作事不差。纔二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況大事乎。

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之妄卽改之。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作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

斯須苟且卽非敬。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

易有修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戒。論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修德之切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二十年治一恕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便是與萬物爲一體矣。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竝興。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奢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吾輩所當深戒也。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己有眞見方可。

吾性覺疏快。寫字有差遺者。卽此是敬不屬處。謹之。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慾則見之。

人只是個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枝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

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沈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學者開口皆能言道理。然嘗體諸心。果能實好此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道理否。若徒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

斯須照管不到。則外好有潛句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工夫緊貼在身心上作。不可斯須外離。

爲學時時處處是作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有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作工夫。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

聖人大公無我。眞天地氣象。後人區區小智自私。晝夜圖爲。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象之卑陋矣。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了工夫。若早移向此。庶幾萬一。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爲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眞實。爲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卽非眞爲善矣。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於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皆在於目。

薛子道論中篇

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人當大著眼目。則不爲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奚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爲之執鞭可也。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偸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自治之要。寧過於剛。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不能。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顚覆之無日。此曾目覩其事。可爲貪侈之戒。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好勝人之大病。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己不覺也。

夜氣如泉源。淆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

常默可以見道。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程子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人纔動卽有差。故君子愼動。

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卽遏絕之。予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思。則心淸而義理自見。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然。

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力行之難如此。不可不勉。

爲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之性。而及天地之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小心來。

色斯擧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也。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而不敢忽。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

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鉤之。若然則近於譎。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勢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

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意蓋如此。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之合。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疏絕。至於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疏遠。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

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薛子道論下篇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作事切須謹愼子細。最不可怠忽疏略。先儒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余覺有闊略之失。宜謹之。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大事小事。皆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爲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己。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

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乎。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之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作。作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作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己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己之間。皆一誠敬之心。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卽能去惡。己亦病矣。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己何與焉者也。

容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如是渣滓消融未盡。

不觀諸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失矣。

余直不欲妄笞一人。前時妄笞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爲政通下情爲急。
爲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自持。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接物宜含宏。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爲然。蓋可以爲防小人之法。
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作事快心。必愼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輭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

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尙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其次也。

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讎。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

清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聖人凡事。皆謹於微。姤初六坤初六之類可見。

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

常人纔有觸。卽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

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補。

衆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於易者知之。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之童。亦不可侮慢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準齋雜說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張製徐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盧金聲 黃聿祥 徐壽齡）